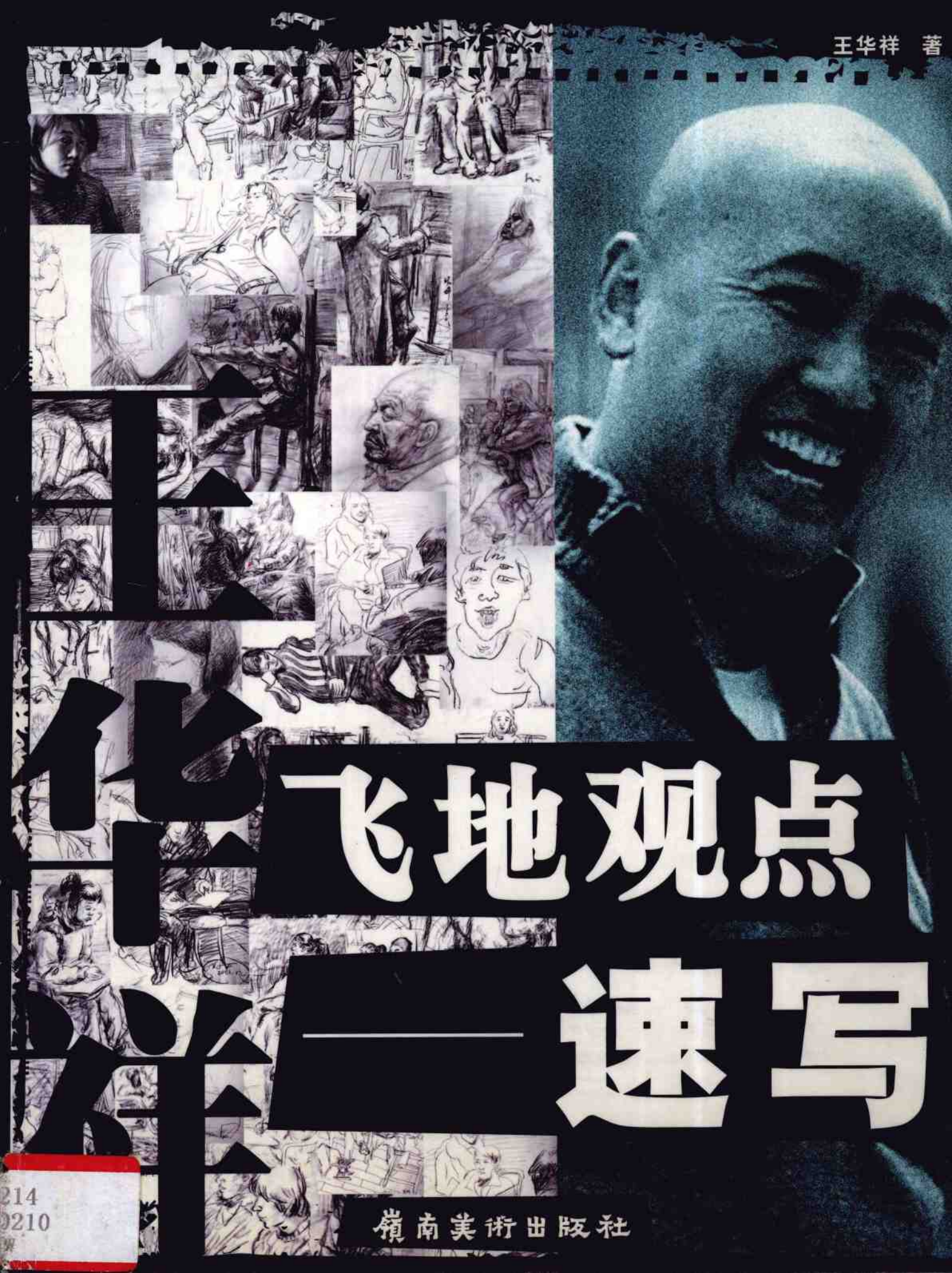


王华祥 著



化地观点

速写

214  
0210

嶺南美術出版社

# 飞地观点速写

FEIDI GUANDIAN  
SUXIE

王华祥 著

嶺南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速写/王华祥编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2. 10  
(飞地观点)  
ISBN 7-5362-2657-8

I. 速... II. 王... III. 速写—技法(美术)

IV. J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0898 号

## 飞地观点——速写

---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水荫路 11 号 9、10 楼 邮编: 51007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200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3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362-2657-8

---

定价: 17.00 元







## 飞地艺术坊简介

飞地艺术坊是由著名艺术家王华祥创办的私立艺术作坊。1998年秋，刚从法国巴黎考察回来的王华祥带着中央美术学院的几位进修生和十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爱好者，在北京北郊的一个山沟里写生，这次活动被命名为“将错就错素描营”。接着，那十几名进修生在中央美术学院附近租了一间厂房请王华祥上课，在这里他萌生了正式办学的想法。到了寒假，进修生们大部分都回家了，但来了一些考生，进修生人数大约是7名，考生大约是12名，上课地点转移到王华祥的画室，他正式给这个集教室和画室为一体的地方命名为：“飞地艺术坊”。教学进展很顺利，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11名被录取，其中两名分别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而他们的学习时间不到40天，从此，“飞地”生源不断。到第二年（2000年）高考前人数增至30多名，加上进修生有50余名，90%以上的考生被高校录取。进修生的作品也分别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介绍，如《时代风采》、《当代美术家》、《艺术状态》、《当代学院艺术》等，还出版了素描作品集《和静物对话》。这些成绩的影响迅速从这个小村子传播到全国各地，学生人数在暑假时急增至100余人次，进修生中的学位越来越高，有大学教师，有中专和中学教师，有房地产商人，有职业画家，有专门为来艺术坊学习而退学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有从未拿过画笔的农村青年、职业军人……艺术坊的师生作品，还是美术出版社争抢的对象，在2002年，已经与艺术坊签协议的出版社就有三家，有意合作者就更多了，艺术坊即将出版的书有：《触摸现实——王华祥的素描教学》、《反向教学系统——素描》。

飞地艺术坊不仅是一个教学机构，同时还是一个创作实体和私立美术馆，即将毕业的弟子们将会成为首批职业艺术家，艺术坊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收藏艺术品。将来，艺术坊还要设立画廊，帮助有才华的艺术家卖画，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 速写论

王华祥

速写是快速描写的意思。怎么快，眼快手快？可能是，也不一定就是，我看有的人画素描时手也很快。速写是概括的艺术。怎么概括，是提纲挈领或水落石出地概括？可能是，也不一定就是，我看好些人画速写时并不概括，而是凭个人感觉选择喜欢之处来画。速写是以迅捷的方式去反映客观。怎么客观，是结构还是外形？可能是，也不一定就是，我看有不少优秀的速写并不是写实的，而是写虚（印象）的。速写跟默画有关。怎样默画，是凭记忆或凭想象？可能是，也不一定就是，我看许多凭记忆和想象画出来的速写是十分令人倒胃口的，因为他们概念化到了极点，尤其是“文革”的一些所谓名家的画。速写是内心活动的流露。怎样流法，是将无形的感情和思维外化？可能是，也不一定就是，我看人的任何行为都反映感情和思维，而不单单是速写。那么，速写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又是一个要有答案而且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速写观与艺术观相同，不同的速写观所导致的画面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不要求统一认识，但都承认，画与画是有层次差别的。

我的速写观是什么呢？是前面种种观点的总和，再加上后面一种完全的个人观点：速写是主体与客体（画者与被画者）的碰撞后果，是眼睛（心灵）和被注视之物的谈判公告，是男人和女人交合后产生的孩子，是锤子打在石头上发出的声音，是冷空气和暖空气相遇后产生的雨水。归纳成几句话就是：速写既不是客观反映，也不是主观臆造，它是第三种东西，是介于画者与被画者之间的东西，明确这一点非常必要，它可以解决许多过于客观（被动）和过于主观（主动）所导致的问题，可以解释并使我们“看懂”不同时代、不同画家、不同风格的速写作品，可以使我们在作画时心灵更加自由和欢悦，在这个意义上说，速写之美，如同诗词之美，它虽然照着对象画却不在意描述，虽然尊重对象却不是为写真，它抒情，它表现，它对着心爱之物歌唱。

# 一种注目

兀鹏辉

有人告诉我晚上有王华祥的讲座，问有无兴趣？走。主持人一番赞誉后，将之说成了副教授，他旋即插话：“不是，是讲师。”为了能让自已下台，主持人马上说：“但是，他比我们的教授都画得好。”最后这句是可以当真的。他的出场，几句话，赢得热烈的掌声，坦荡大多时候都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他是可爱的，好玩的，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你——平视他。

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在贵州的王华祥，曾津津乐道他仅学了半年“正规”绘画便考入艺术学校的事实，同时，也决定了日后要与“正规”发生纠缠不清的关系。1988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他以《贵州人》为题的一组无主版套色木刻创作，足以令今天仍对绘画动容的人抱以敬畏。《槐树》素描稿中线条的放松与造型的凝聚完美结合，弥漫着大气，此刻，明暗对比非举足轻重，是他无意于营造体量感吗？但线条自成高度。其后“贵州人”系列，“近距离”系列（中央美术学院中青年教师肖像）黑白木刻，题材的选择，对偶然的尊重和前期木刻水准的即时再认，帮助他迅速产生影响。1994年，《将错就错》的出版，是学术界的重大事件，他用严肃而易懂的文笔阐述了自己错觉的狂欢以及对往日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定位，准确简洁，引出的争鸣却是深远的。一时间，媒体的炒作加上活跃的版画家身份，王华祥俨然是一个中国美术教育的参照点。异议、诽谤与赞誉、崇拜共舞时，他潜入个人打造的工作室内，开启了新的探索，并捧出一批调侃气质的油画——是达利想象力的血统糅合当下情感欲望的思考与修正的个人版本。重要作品是一幅拖着右腿的自画像，一只手指挤出脸上的皱纹，润进硬朗的素描功夫，在色彩的舒适度上，给观者质疑的权利，老实得连缺憾都不掩饰。而同期版画作品更为自由，《打开心扉》、《中国图式》（原题《伤劳伤怨》）等奠定了他在木刻领域的顶尖地位。大浪淘沙，是全国各地素描和版画的追随者，将他推上革新传统教育（且具备个人体制）的第一把交椅。

毕业后的12年间，王华祥的素描全部是在很小的篇幅上完成的，无数张迷人的小画，闪烁着咄咄逼人的光彩，遗憾的是失掉了他大篇幅上才有的肆意率真和体现整体水平的控制力。失掉了的成了一个期待，至少是我的，也是他的新思路，“准备充分了。”王华祥说：“《坟下之战》素描稿是一个契机。”

新生代画展电视节目中，以及采访中对几届美展挑剔的诸多侃侃而谈，王华祥是以“愤青”的形象出入于美术界的，用他今天的话就是“说了太多的话”。这也不符合他将更多的时间用来做事的原则。那么，看着飞地艺术坊渐有规模，一批短期内素描飞速上路的青年，享受着教育的成果，对他而言，总算苦尽甘来。

飞地艺术坊，是王华祥20世纪90年代末在京郊昌平上苑家中建起的教育场所。规模渐大，他在旁边建起了一栋卵石外观的城堡状建筑，用于工作、生活以及“土砣艺术村开放展”，相对独立，保证了个人探索的正常推进，又和谐相容。我去时，阳光直射，耀眼，几个小水潭连接的卵石小径上，他边吃边高谈艺术坊图画的出版事宜，很开心，树阴下，笑容斑驳，一派田园景象。

工作室里，他摊开一地的学生素描，像对自己的孩子般，对优缺点了如指掌。这是一组以“局部完成法”画下的静物，绝对不是一味的照相写实概念，是对素描所能塑造极限的挑战，早已不是往日的“将错就错”了，摆下的是冰冷的静物，画出的却是对微小事物的一种注目，极富人情味。他会告诉你，“这个小孩才画了一个月的素描”，“那个学生短期竟有这么大的提高”。成绩都画在纸上，欣慰却写在脸上。这是一种开放的，更严格说是：开启的教育。他所做的是帮你找回自信，发现潜能，从不会要求你画成王华祥那样才叫好。教育只有以尊重人的个性为起点，才能称之为教育，反之，则成教板教条。“王华祥是个很好的素描教师”时有耳闻。

在王华祥参与教学的全军高研班创作展上，素描成了焦点，不少人就画面似曾相识的陌生感，对王老师的方法提出了批评，他的意思是：“我是欢迎批评的，尤其是真正真诚的批评，不是凭浮光掠影的印象而下的结论。像，要看像谁？画的像丢勒，那是他的幸运。”说到丢勒，语气渐重。“王华祥很狂”也时有耳闻。歌德骄傲地说过：只有无赖们才会“谦虚”，完全意味着与低下伪善的道德显贵划清界限。是他说错了吗，做错了吗？不，是王华祥的方法与当前学院素描教育属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幸，也是幸运。

他要求学生花几个星期画一组静物的形，涂起调子往死里画，对基础的重视，下手之狠，非王华祥莫属。这是他教育的新方法——“与静物对话”。会不会因为对细节的迷恋而忽视大的东西？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马上就后悔了，这何以成为问题，或者根本不是他的问题，“这是必须的，一个开始。”对此，数年来教育的成败，他对自己早已有了清醒的认知。心智领域的高度是完全依赖独立人格的，人所共识，何况他又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个人主义者，且一贯认为历史是由一个个优秀的个人创造的。他有段话是这么说的：“大师的艺术就像一座高山，任何时候看都不会减其雄伟，大多数人天天都在往上爬，这就是模仿。如果模仿得像，就自以为到了山顶，我也曾有过这样轻薄的念头，所幸后来又看见了那些山，丝毫不减其雄伟。我明白了，山是不能超越的，因此，我不再登山，而是努力去造一座山。”创造者不是毁灭者，请拭目以待王华祥的“造山运动”。





熟睡的女孩 作者：徐江峰

画速写最忌讳画得跟连环画似的，因为那样就失去了速写的意义。既然背着都能画出来，那就默画得了。速写应当是记录一种印象，记录一种感觉或者心情，江峰用两三种色调（黑、灰、白）记下了一个熟睡的女孩的印象。



2号作品 作者：徐江峰

画家的眼睛和摄影师的不同，摄影师在拍摄对象面前只有对焦距，定角度，取构图这样有限的“自由”，而画家除了这些之外他可以决定取舍、挪动、拆装、改造和联想等等。在这幅画里，画家的眼睛选择了一个人的半边背影作视角，由于背影较为“抽象”，不像正面像有吸引人的具体细节，因此，尽管他占据了画面近一半的位置，但观众的目光还是直接投向了后面的两个人。也正是这样的缘故，前面的背影被处理成重色调，就像画框一角，而两个人则是不带明暗的（只在局部地方看似不经意地涂了几点阴影），这种从画面平面构成出发所作的“专业”处理，是画家常用的方法。



有个性的速写 作者：徐江峰

画家应当具备一双“形式之眼”。所谓美，所谓风格，所谓手法等等，就是由“形式之眼”看见的。所以说，画家没有教养是不行的，没有教养的人只能看到表面的东西，只能从有限的角度看事物，这种人既不可能创造出有个性的作品，也不可能看懂有个性的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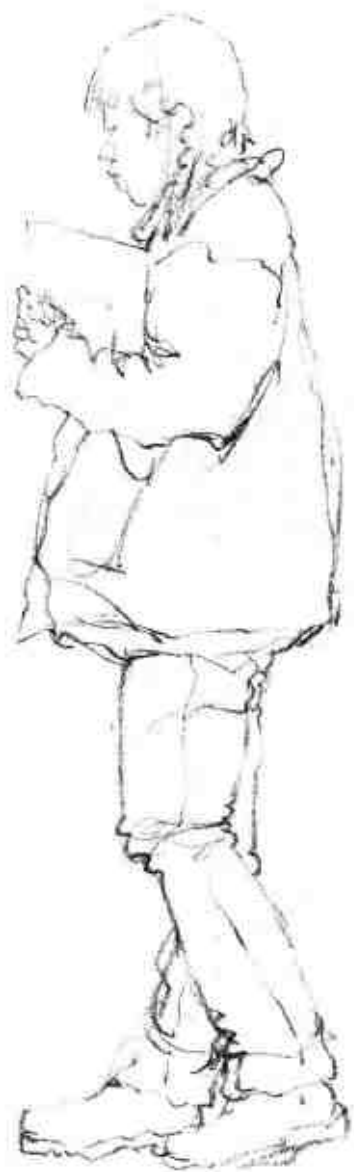
轻松人像 作者：徐江峰

轻松不是做出来的，轻松也不是什么审美标准，我们会经常听到不轻松的人说轻松的话，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轻松已经成了一种霸权，仿佛不轻松的画就不是好画，因此装样子的人很多，但我看大多数人只是轻浮而已，哪是什么轻松。只有在技术上十分熟练的时候，换句话讲，只有忘记了技术的时候，画画就成了一种本能，不用算计（思考），不须经营，信手拈来（诗人是出口成章），自然轻松。

“像写字一样画画”，这是我经常对学生的要求。速写的“写”，这个字充分表达了速写的精神，如果你在那里“描”，而不是“写”，那么你就没弄懂速写。这个“写”字的字体还不是楷书，而是行书或草书，兴之所至，笔随情动，形随心移，变形、走样是必然的，画出来的形不准不要紧，画出来的人不像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有感而发，而不是不阴不阳的“准确”。



同学 作者：徐江峰



站立者 作者：曾彦雄

请留意胳膊弯和膝盖等处的曲线，它们在同样动作下永远会以同样的结构和形态出现在那里，这就是对象之形的个性。这些曲线有几样功能：一是反映软质服装的变形情况，二是反映运动的力的特点或方向，三是反映了衣服里边的身体，四是反映了轮廓线的节奏变化，五是反映了画家的气质和情绪，六是反映了作者的造型观念和技术特点。

要想把速写画好，就必须懂得节约的道理。所谓概括就是节约，如果用线，那么宜少毋多，如果用色，那么宜简毋繁。用有限的线或明暗去表现对象，并带出无限的感觉，是速写的上乘武功。



对话 作者：徐江峰

你见过罗丹画过鼻子眼睛都清楚的速写吗？你看得见他画的手脚或衣服的具体细节吗？我很佩服许多三流画家能在几分钟把人画得那么仔细，眼珠子、双眼皮、钮扣、鞋带一样不少，但我不许学生练这种本事，你要骂我专制都行。



教室 作者：徐江峰

王洋是很懂得时尚的一个小伙子，他很瘦，所以留了一头长发。胖子就不能留长发，譬如我。胖子光头有些佛意，而瘦子光头就有点惨：像囚犯或饥民。扯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不是无聊，而是想说画家的眼睛得“狠”，得犀利，拿准了你画的人的特点，你胡画几下，那人就跃然纸上了。



王洋啊王洋 作者：徐江峰



女孩 作者：邓称文

邓称文画了很多速写，并且画得很有感觉。我对所有的学生，不管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都只上四天速写课，这四天课要练习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剪影，第二种是衣褶，第三种是明暗，之后同学们根据学到的方法每天晚上实践，也有在画素描间隙插空练的。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表面很写意的画，其实内里是有“工笔”功夫的，倘若没有剪影阶段的练习，没有亮暗面的练习，没有节奏感的练习，就不可能画出这样的画。



双人 作者：邓称文



黑白灰、黑—白灰、黑白—灰、黑—白—灰，黑白灰三种调子的色差可以有很多种，它们的色差比造成了不同的色调。《画速写》这件作品的黑和灰的色差较大，而灰和白的色差较小，因此画面很明亮。

画速写 作者：邓称文